

明高僧傳敘

千一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識

釋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成道涅槃垂千餘載而至漢明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帝為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於是則有吳之康僧會晉之釋道安寶誌僧稠支遁無識神僧名釋靈軌芳踪徧於天下微言道韻高論良謨盈於簡牘作史者豈容已哉故六朝廬山遠公唐宣律師宋贊寧輩乃修僧史及高僧傳各若干卷又達磨大師遙知震旦機熟不遠數萬里而來特授教外別傳之旨六傳而至曹溪其道大振載傳而至青原南岳馬祖石頭其枝分幹布派溢源深可謂魯一變而至於道矣然後百丈出叢林備則有開堂入室豎拂拈椎一千七百則葛藤蔓延寰宇首以道原禪師學士楊大年附馬李遵勗輩作傳燈諸錄各若干卷入我國朝成祖文皇帝於萬機之暇乃於僧史傳燈錄間採諸靈異者別曰神僧傳又若干卷於戲可謂盛典矣夫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非惟不作師子身中蠱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言表得免亡筭者詎可量哉然僧史始於漢明傳燈遠邇七佛皆終於宋惟神僧傳迄于元順而止明興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國家之治超於三代佛法之興盛於唐宋獨僧史傳燈諸書尚寥寥無聞良可歎也然吾儕有力者不以為念有志者無以為緣而我國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於庚子校刻前代金湯編今歲又緝國朝護法者以補其缺間於史誌文集往往有諸名僧載焉因隨喜錄之自南宋迄今畧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之修史者採摭云爾

堂

千一

二

明高僧傳卷第一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譯經篇第一 正傳一人 附見二人

元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沙羅巴傳一 溫刺

卜迦 囉思巴

釋沙羅巴西國積寧人總州即依發思巴帝師雍染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粟赤上師學大小乘時有刺溫卜善通敏曼德迦密教為世所稱投之盡得其道所以善吐番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囉思巴帝師薦于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各若干部其辭旨明辨特賜大辯廣智之號其時僧司雖盛而風紀寢弊官吏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為僧害世祖每論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特授師為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既至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僧寺賴以安之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德莊嚴峻不倚是以多忤同列嘗自歎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官愈多則天下之事愈煩况釋教乎今

僧之苦無他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哉遂建言以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快馬師即遁迹壠坻築室種樹將欲終老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大司徒皇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廩館於慶壽寺所譯之經朝廷皆為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賜鈔萬緡勅太尉潘王視醫藥謝却之竟面佛端坐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

系曰譯經之盛莫過於六朝盛唐鳩摩什實又難陀輩及入五代北宋則漸漸寢矣况自康王渡江胡馬南飲鑿輦馳遁淳熙之後雖有一隙之暇烏能於是哉至元世祖而華夷一統始復有譯經之命入我國朝洪武建元以來以三藏頗足摩膝不至故止是例今於元史僅得此人庶不虛此首科亦幾希矣

解義篇第二之一 正傳十三人 附見八人

南宋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臨安上天竺寺沙門釋若訥傳三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 善榮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雲夢 澤

杭州下天竺沙門釋蒙潤傳七 古源 竹堂

杭州上天竺沙門釋真淨傳八 無極 度

杭州慧因寺沙門釋盤谷傳九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 大山 恢

天岸齋 我庵無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釋淨真未詳姓氏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師雜染習賢首宗嘉熙三年遊浙江諸剎因錢塘江壩毀江濤泛溢災民師以偈呈安撫使

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

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浪拍天遂投

身於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說法

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於海趙

端明感其德具聞於朝勅賜護國淨真法師

立祠於杭之會祠 十一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釋祖覺別號癡庵嘉州楊氏子也聰穎夙發

獨嗜佛乘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後奉旨

出住眉州之中巖四方學者雲委川鶩而至

日於開堂弗倦誨示汲引後學曲盡慈悲清

涼一宗至師可為鼎盛矣而於拈椎之外古

今書史諸子典謨無不該研一覽成誦嘗修

北宋僧史併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

等行世

臨安上天竺沙門釋若訥傳三

釋若訥奉旨住上天竺常領徒千人大弘三

觀十乘五重六即之道其詞辯若瀉懸河實

為當世四依也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

寺欲禮大士訥迎高宗問曰朕於大士合拜

不合拜訥對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通相  
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問歲修金光明懺其  
意為何訥曰昔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  
昧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為懺法令僧  
每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之典

也上說授訥右街僧錄賜錢即修其道次年  
四月八日召訥領僧五十入內觀堂修護國  
金光明三昧賜齋罷訥登座說法上問曰佛  
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高  
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號曰慧光法師自是  
歲歲此日入內修舉佛事賜絹帛五十疋七  
年八月召訥入內賜齋說法稱旨恩寵隆渥  
加異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釋了然號志涌出家郡之白蓮寺講演天台  
教觀二十餘年精勵後學白業潛修日惟一  
餐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雲中交戲空際忽  
然化為神人從空而降謁師且於衣袖出一  
書示曰師七日後當行西歸了然既寤知是  
往生之應乃搥鼓集眾登座說法遺囑後事

已而書偈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  
可不自逸即索浴更衣命眾同聲誦彌陀經  
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一眾皆聞天樂之音  
盈空祥光燭於天表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 善榮

釋了宣四明人肄業於寶林因慕南湖之盛  
投之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閱大藏教無不知  
其大義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為  
同志相善凡所修進必偕榮嘗金書法華楞  
嚴淨名圓覺等經宣亦為助或遇西資會則  
施人手書水墨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每說  
法則諄諄勸人皆求生安養從之念佛者眾  
一日宣詣榮之室默坐榮故問之對曰我西  
歸有期矣難忘若道義與若淨土重會也榮  
曰正所幸願宣即集眾告別命誦經念佛號  
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  
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龕七日顏  
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帕裹之則異香  
噴人傾城士庶來裏香涎愈滋闍維舍利無  
筭宣入寂三年榮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諷普

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今眾同助念佛跏趺乃  
曰我為赴宣公之約言畢然而化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雲夢

釋性澄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也  
父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覺日光猶  
照其榻遂生師四歲常戲拈筆為佛像授以  
佛經即能成誦若宿習焉元至元丙子投石  
門殊律師祝髮受具石門謂三世諸佛戒為  
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止持作  
犯之義乙酉依佛鑒鈺公習天台教觀謁雲  
夢澤法師於南竺普福澤一見深加器重歷  
居清班要職因天台國清實台宗講寺後易  
為禪乃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奏寺之建置  
顛末舊制之由元世祖賜璽書復之已而欲  
東渡鴨綠游高麗求天台遺書聞其國有事  
遂寢大德乙巳出任杭之東竺丁未吳越大  
早師率眾說法禱雨格應歲饑民死無以斂  
乃為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大戊  
申遷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驛召入京問道  
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駕幸文



來休咎示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  
覺疾果差竊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識耶及  
乎澄舉住上竺至見寢堂西有大樹堂匾曰  
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殫心弘法學者常  
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  
紋紫伽黎衣淨素簡重有古人風舉止不妄  
言笑夙興默課法華經寒暑不輟癸酉冬預  
告終期乃命舟亟歸於受業未幾示疾書偈  
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六夏閣維得  
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杭州慧因寺釋盤谷傳九

釋盤谷號麗水海鹽人師貌不揚而志氣超  
邁博覽經史性枕山水之樂至元中遊五臺  
峩眉伏牛少室名山勝地嘗云足迹半天下  
詩名滿世間時附馬高麗潘王聞師德望具  
書聘講華嚴大意於杭之慧因寺師展四無  
礙辯七衆傾伏王大悅師聲價益重後至松  
郡構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  
餘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有游山詩集三  
卷行世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

大山恢  
天岸齊

我庵  
無

釋允若字季衡號浮休因雲門之傍有若耶  
溪後又號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歲能通春  
秋大義父母鍾愛之稍長儵然有絕塵之趣  
遂依雲門元和尚十五祝髮為大僧隨渡瀟  
江首謁大山恢法師於杭之興福山授以天  
台四教儀金錫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一覽  
而知大旨聞湛堂主南竺往依焉凡法智所  
結立陰觀別理隨緣六即蛭蠅理毒性具等  
文靡不精究至於思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  
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於  
是湛堂甚器重之俾司賓客兀至治初湛堂  
奉詔入燕都校大藏因奏若之行業錫以慈  
光圓照之號即命出住昌源淨理院其院頗  
頽弊乃力為經度田蕪者闢之室圯者葺之  
三年遂成巨刹湛堂復招之徠歸命居第一  
座攝衆規範泰定中復出主杭之興化時與  
天岸濟我庵無玉庭罕三公道望並峙湖上  
世稱為錢塘四依未幾退居越之雲門又與

斷江恩休耕逸臨風吟咏不知夕陽在樹世  
又稱為雲門三高至正住越之圓通遷上竺  
其山舊有纓絡泉涸久若至持錫叩巖禱曰  
苟吾緣在是泉當為我一來不然則涸如故  
言訖泉涌出淵冷漸盈時戶部尚書貢師泰  
稱比慈雲之重榮檜命之曰再來泉復退隱  
雲門築精舍專修法華三昧為暮年淨業會  
天下大亂干戈紛擾衆欲擁若避去若斥曰  
難可苟免乎吾對將至待以酬之衆遁若獨  
危坐賊衆入其舍若毅然不為屈辭色俱厲  
賊首知為有道者約退一賊獨怒直前揮刃  
中之白乳溢出於地實元至正十九年二月  
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賊退  
衆歸茶毘舍利如菽無筭若平生風度簡遠  
不妄言笑趙孟頫稱為僧中御史得法弟子  
集慶友奎演福良謹延慶如瑩隆德法讓淨  
聖圓證等若干人所著內外集黃潛為敘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釋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父哲明  
大經為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才

娠十月母一夕夢梵僧振錫入堂內覺而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時有江西瞿法師居越之報恩實剎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才年十二乃挾冊從之未幾為祝髮進具戒十<sup>十一</sup>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於南竺湛堂與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時玉岡潤法師居第一座學者歸之如雲才亦執經入室雖至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者十年凡山家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靡不臻其間與玉岡歎曰此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至此哉一時儕輩如我庵無絕宗繼皆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析教章必推才為上首玉岡出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講演其辯若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稱之泰定元年玉岡遷演福宣政院請才繼德藏當是時湛堂聲譽喧播中外衆意其必願為其弟子及升座解香嗣玉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演福元臣康里常咨決心要先因寺

燼於兵才為次第新之建萬佛閣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為人凝重沉默觀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接人以慈誨人無倦門弟子據狝座者百人順帝特賜佛鑑圓照之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即謂衆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即索浴更衣為書以別相識遂合掌而逝與龕茶毘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如紅蓮華齒牙若珂貝舍利滿地衆競取之一時俱盡最後至者乃穴地尺許求之亦有得者塔於寺南闕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六夏著述有妙玄文句止觀增治助文法華涅槃講義章安荆溪法智禮文詩偈等並行於世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况吾身如泡聚官爵異為哉於元大德即請於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而堪繼大法者惟子耳當自愛勉之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即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繼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願所詮經旨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衆曰法輪轉於他日將有望於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良渚香嗣湛堂日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與義嘗示衆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

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季會天下大亂遂東還華徑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衆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茶毘舌根不壞塔於靈祕之西得法弟子有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璣車溪仁讓香積曇肖若干人

明州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釋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即北溪聞法師之上足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常與人言則蹇訥若不出口至於升座滔滔如建筑之水莫之禦也臨終時講十六觀經終即欲就座別衆入滅或有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遽爾告寂耶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漢伎倆爲兒女計而有後事衆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即合掌稱西方四聖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闍維舍利燦然無數異香襲人彌日而止

明高僧傳卷第一

明高僧傳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此傳共六卷，僅清藏本收錄，故無校。

明高僧傳卷第二

千二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第二之二 正傳二十人 附見二十人

元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 舜田 留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天台佛隴沙門釋 可傳四

五臺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 迦羅 斯巴 潭 柏林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 綿 思 吉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 大德 明

五臺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 大 林

金陵天喜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 海 聞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 無 念 端

明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備傳十

石室英 四 竹屋淨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十五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十六

杭州上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十七 于 柏 庭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十八 天 心 臺 絕

宗繼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十九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二十 春 谷

古懷肇 繼江恩 晦机 天岸濟 古林茂

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釋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

華藏刻意修習天台教觀於台之安國山及

杭之天竺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

力精教乘勤修禪定燃膏繼晷旦夕無間故

學由志臻表於叢席職躋衆右四十祀矣名

聞京師詔嘉獎賜師號每歲元日率衆修金

光明懺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懺摩與諸

衆生掃除塵翳攝入善根既老而彌勤得其

法者三人曰居簡曰宗傑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 舜田滿

釋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

氏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少

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

為大僧日持四分律躡步之間不敢違越繩

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而精研教乘以資

行解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

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

等懺一日於定中彷彿覩四明尊者付以犀

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而了無

留滯元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鹽

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鼈之宅元

丞相脫離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於上竺命

濟即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

誦大悲陀羅尼帥衆徧撒其處凡足跡所及

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

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

閏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

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專修念佛三昧七年  
濟以年高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  
堅卧不起門人法航等進曰和尚自爲固善  
其如斯道何濟不得已遂強起受詔赴之無  
何竟拂衣復歸舊隱開清鏡閣以誓焉因楞  
嚴經諸註繁簡失當將欲折衷其說爲之疏  
解俄疾作即召弟子以唯心淨土之旨惓惓  
爲勉間有未解其意濟乃厲聲曰生死難處  
生死難處遂書偈而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  
十日也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  
日顏如生衆以陶器葬里之蛾眉山松花塢  
亦濟自卜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  
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五人所  
著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集各若干卷行於  
世

雨寶花繽紛者再三也嗚呼人或有一不媿  
於生濟備此三可謂世之優曇也歎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釋本無號我庵台州黃巖人幼從方山寶禪  
師於瑞巖薙髮進具戒次依寂照禪師於中  
天竺命司箋翰寂照每深加錐劄亦有省處  
後有舅氏本習天台教挽之更衣見湛堂澄  
於演福精研教部寂照惜其去遂作偈寄之  
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  
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師後出世既  
爲澄公法嗣仍蒸一香以報寂照蓋不以跡  
異二其心也寂照將入滅時師方主延慶照  
乃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宗餘無他說  
師因真寂照乃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燄寂  
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膽裂冰雪忽作  
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  
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師後晚  
年遷杭之上天竺最久一日無疾端坐而蛻  
於白雲堂謚曰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  
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 可傳四

釋 可號宜行博綜台宗精修止觀踐履確  
實悟理圓融一夕因聽雨述偈曰簷前滴滴  
甚分明迷處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  
春宵一枕夢難成未詳其所終  
五臺山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迦羅  
釋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其先弘農人世  
官墮坻父靜義爲清水主簿遂家焉師少孤  
事母盡孝性敏捷慧悟生知而於古今墳典  
史籍無不精究尤邃於理學好古作善吟咏  
然所稟敦朴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  
莫窺其涯淡自受具後徧游講肆盡得賢首  
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  
得之矣其語言文字精粕耳豈能開人之慧  
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  
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陽白馬  
寺學者川奔海會聲譽日馳成宗建萬聖寺  
于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帝師迦羅  
斯巴薦之成宗即鑄金印署爲真覺國師總  
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賡旨起師師辭  
曰山僧荷蒙國恩居白馬寺亦過矣何德敢

主祐國越分以居不詳不省而行不明吾坐此二煩為我辭帝師曰此上命也上於是寺心亦勤且至矣非師孰與此係教門事師善為之於是不得已而行既被命以來而大弘清涼之道雖至老無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朔日示微疾乃說法辭眾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閣維舍利數百粒塔于東臺之麓嗣法有普寧之弘教普庵之幻堂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 柏林潭

釋英辯號普覺俗姓趙垂髻為驅烏沙彌弱冠受具戒年二十有五得傳于柏林潭法師之學未三稔出世於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聲馳四表摧伏異見樹正法幢辯之資性真純如玉含璞不加雕繪人愛重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為無佛世之佛也每得襯幣悉以糲梵刹食僧伽施貧乏元世祖聞其高風降旨旌異至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無疾辭眾坐寂煥異景於易篲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之後閱世六十有八臘六十有一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釋德謙號福元姓楊氏寧州定平人也幼為勤策嗜誦佛書稍長即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齊魏燕趙之邦諮訪先德初受般若於邠州寧公習瑞應於原州忠公受幽贊於好時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頊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義聲名遠聞謙皆親熏炙之而必臻其道後至京師受華嚴於大司徒

萬安壇主初詔居萬寧寺邊崇恩前後十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揚於海外未嘗以榮顯寵遇改其志嘗曰哇衣之士抗于世表苟不媿于朝聞夕死尚何慕焉自以重居巨刹久佩恩榮唯恬退為高尚乃讓師席與弟子自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樂其樂處世而遺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賜緡五十緡賻葬勅有司備儀衛幡幢音樂津送茶毘獲舍利數十顆建塔于城之南隅世壽五十有一臘四十有三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 緯思

釋達益巴未如何國人少為苾芻事帝師十有三年侍聽言論陶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密部皆得乎理之所歸帝師西還送至臨洮命依緯思吉大士十有九年聞所未聞道益精萃秦人請居古佛寺其六波羅蜜靡所不修兼通賢首之教於是名譽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踐祚召問法要稱旨所賜雖厚辭不受未久乞歸許之將謀以終自許俄而復召還京大宣法化帝親臨聽特賜弘法普濟三藏之號命鑄金印及紫方袍以旌異之勅王公大臣皆咨決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無疾端坐而化壽七十有三帝命兩宮賜幣助葬皇太子宰輔致奠勅有司衛送全身建塔謚曰祐聖國師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 大德明

釋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具已而遊學於雲朔燕趙之境二十一抵京師依大德明和尚學圓頓教遂陸沉于眾十有一年眾請出世始赤服升猊座縱無礙辯若

峽倒川奔及平閒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冲挹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衆睦而寺治廩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召見顧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濟斯時海內講席紛紛方膠鋼於名相凝滯於殊途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者融通於寂默之表龍象蹴踏競駕一乘年逾八十專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誠諸弟子高聲稱彌陀佛名而西趺坐手結三昧印泊然而脫塔于平則門外

五臺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釋諱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謚爲姓少即好學聰敏天啓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真覺國師啓迪厥心既而周遊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從而學焉如柏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其門領其玄旨及歸復參真覺於壠坻乃曰佛法司

南其在茲矣乃從真覺至五臺未幾真覺化去遂北遊燕薊晦迹魏闕之下優游江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間太后勅寺臺山曰普寧延居爲第一代師之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俛仰

媚悅於人故足跡不入城隍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嘗曰予本以一介芻蕘蒙天子處之以巨剎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雖有臧倉毀鬲之言其如青蠅止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衆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或頂赤髻戴冠岸然自倨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爲之致禮摠衣接足丐其按顧摩頂謂之攝受師惟長揖而已顧謂衆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爲之屈非諂則佞吾自爲道於彼何求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謚曰弘教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

大林性

釋寶嚴字士威幻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季子因罹喪亂與弟同薙髮爲僧後參真覺得傳賢首宗旨而嗣其道爲人淳朴無偽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值真覺三坐道場嚴與弟皆從而佐之真覺入滅乃繼其席無何奉詔住普安祐國二寺最久而與大林性公表裏大弘清涼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壽五十一建塔于封谷之口

金陵天禧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

海闡禧照

釋志德號雲巖山東東昌錫氏子也十二受經於順德開元寺海聞和尚聞真定法照禧法師大弘慈恩宗旨於龍興寺徑從之學而盡得其蘊至元二十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務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選世祖召見賜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刹日講法華華嚴金剛唯識等疏三十二年特賜佛光大師之號每與七衆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無犯至於然香然頂指爲終身誓居久盡出衣鉢新其殿廡樓閣或

歲餘乃煮糜食餓殍數萬人建康流俗尚醜醜好結官吏德獨以律繩自徒衆謹飾出止若互用常住物者誤一罰百故犯者擯之居天禧三十餘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則危坐達旦以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猶誦經不輟頃之辭衆安坐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二十一日顏貌紅潤如生闍維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塔江寧張家山學士趙孟頫為銘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無念端

釋普喜號吉祥山東人也身偉面黑而瘠脫類梵僧早歲懇父母出家父母責以無後為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為沙門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元至元二十五年薛禪皇帝初立江淮御講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詔師主之升座外日誦華嚴大經以十卷為常課而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為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言救之端亦為誠服而

稱之入滅茶毘舍利甚夥其門人留其靈骨貯以髹函奉藏二十餘年始建塔于丹徒甯山逮入塔之際啓視之但見舍利雷綴函楨若蜂屯蟻聚觸之熠熠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像隨處祠之稱為吉祥佛云

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備傳十四

石室英竹屋淨

釋祖備字日章別號用拙蘇州常熟張氏子祝髮後東游四明時我庵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侍以忘年後嗣法于竹屋淨

法師出世永定教寺繼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而主教吳下垂五十年洪武初預選高行有旨就天界寺說法上數召入禁中奏對稱允加賜慈忍法師之號後賜歸故里終焉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十五

釋行丕字大基寧波鄞縣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為時之名僧初由天台佛隴昇主寶陀匡眾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叢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蓋為亭師乃

建清淨境亭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學士宋景濂為記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十六

釋原真號用藏松江上海朱氏子也出家受具興聖寺傳天台教觀戒行高潔博極羣書精修法華彌陀懺法暇則書法華諸經隨緣演說禪坐達旦洪武乙丑微疾索浴書偈告眾曰四十二年無作無修有生有滅大海一漚真歸無歸心空淨遊趺坐泊然而終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十七柏子庭

釋慧日號東溟天台賈氏子即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成師尚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數年落髮受具戒年二十二聞柏子庭講台教於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於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其大昌乎自是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重一時矣一旦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疑者白粥粲然師卧地食之既覺言子庭庭為解曰竹與粥同音子

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於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所處房頗卑濕乃作詩風之竹屋見詩謂眾曰此子不凡異日當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也故乃遇如賓友無何命與客寮尋掌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師延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稜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潛為之記四年遷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忘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欄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于會稽嚴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我皇明太祖洪武二年詔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班居前列上親問昇濟沉冥之道師備奏稱旨太祖顧謂僧眾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沉麤歲月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

召見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即開山說法五年孟春復於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毘尼戒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竣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眾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於人間世殆不遠乎後四日跌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峯妙應塔院師生軀幹脩偉眉長寸餘目睛閃射人而人無老少見師入城咸呼曰我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花以散其上師面嚴冷言不妄發嘗對王公大臣未出一輒媚語至於誘引後學其辭色溫如春曦故人多悅從其學嗣法有思濟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十八

絕宗

天心

釋士璋字原璞郡之海寧王氏子也生即伏犀貫頂目炯炯黑如點漆幼即羶葷弗御父母或陰試之輒嘔不止喜讀佛書隣有寺僧請其父曰此釋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曰吾兒如芬陀花非若倫也遂捨入傳法寺受五戒時翰林侍制柳貫嘗憇寺舍愛師乃授以經史親為數釋與義師聞迎刃即解年十九薙髮為大僧我庵無法師主上天竺師將擔簏趨侍忽夢遊寶所有大菩薩教其胡跪作禮口宣懺文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果見我庵刮目視之凡天台教觀一家章義以次授師而志慮專一力學無怠至忘寢食我庵陰鑒其勤常以遠大期之時有天心瑩素亢不服人故世稱義虎亦豔師行約共燈火日與磨切詰難極於毫芒眾曰雙壁久之我庵化去東溟日公補其席陶冶學者選師為開科命知賓客繼領懺摩事元至正十三年受命住持棲真而寺與南竺演福二刹相隣時有大用才絕宗繼二老居之師尤以學未足日往扣馬凡教觀之奧偏圓本跡之微

一一無不條析所以嘗對眾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自晝而不進其能免於孤陋之誚乎二十年移主旌德元季天下兵戈大亂人咸計自藏師獨專心寺事不以世難自易厥志其彰善癉惡風彩為之改觀日納淨眾講演經疏時無虛晷至我皇明洪武集慶虛席郡守李公請就提唱教乘未幾中書被旨俾浙之東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師共覽天界立善世院以統僧眾同監董其役諸方耆德皆莫知所為師獨出方畧具有條敘時十萬之眾咸做法之是年六月既望預知時至召弟子囑以後事至十七日安然坐蛻壽四十六臘二十八閏維其弟子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函其骨建塔于龍井辯才法師塔南師之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而不徇流俗每徵諸刹而樹徒植黨者皆為怨府師乃誓不雜蓄弟子學者謁欲依附必勵言拒之不妄錄一人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十九  
釋如玘字具庵別號太璞得法于文明海慧

繼絕宗公師學冠羣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觀九經七史凡世間所有名言祕典無不博綜我太祖高皇帝賜旨命住天界日與諸耆德闡揚教乘以備召問命同宗泐訂釋心經楞伽金剛奉旨頒行天下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二十 春谷  
懷肇 繼江恩 曠机 天岸濟 古林茂

釋大同字一雲別峯其別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妊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玄奧初習辭章翩翩大有可觀於是父以繼承家學屬之母獨歎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纏溺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郡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麓執但益多聞縛於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庶為吾宗之幸於是

命出錢塘見晦機熙禪師見其揮麈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關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參便有終焉之意中峯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母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為禪又孰為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某憐春谷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毫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哉明公固愛我使我陷於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次遷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人咸榮師亦高卧不赴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始投杖而起乃做終南草堂故

事闢幽舍招徠俊人故天下學者莫不擔簦  
躡屨集其輪下至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  
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忠介泰不華守越苦  
旱力請師禱師執臂香於玄度塔下雨即大  
澍元季天下大亂寺災師奮然謀復新之至  
我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召  
師入見武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  
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鎰并珍物榮其歸  
師生神宇超邁伏犀貫頂身修偉玉立而美  
談吐如坐王公貴人有排難教門者則法輪  
滾滾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亦不少挫其氣  
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顧惟誦華嚴經為常課  
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斃師每扶植他宗毫無  
猜忌如繼江恩少林之學者乃薦之主天衣  
天岸濟台教之徒也挽之住圓通師遊閩時  
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寧而馭下過嚴楚僧無  
賴者將愬之於公府師偶遇旅邸乃設豐食  
從容餉之謂曰吾固不識古林聞其為禪林  
名德若輩將不利之君子以若輩為何如人  
不若且止否則恐自罹大咎事遂寢師性至

孝恨蚤喪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已養母純  
至非惟順色涼溫而已必使心餐道味及亡  
蒸嘗無闕且求名儒撰行實樹石於墓側師  
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  
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  
日登座說法辭衆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  
十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微異甚多建塔于  
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嗣  
法弟子妙心之大衍亭亭之善現高麗之若  
蘭景德之仁靜姜山之明善延壽之師顛南  
塔之國琛福城之大慧景福之性澄妙相之  
道備法雲之道悅淨土之梵翺寶林之日益  
等

明高僧傳卷第二

明高僧傳卷第三

千三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第二之三 正傳一十一人 附見九人

明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一

靜庵 鎮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二 東源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三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四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五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六

蘇州華山寺沙門釋祖住傳七 大章

北直羊山秀峰庵沙門釋明龍傳八 太光

光

南京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九

嘉興府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十 百川

海妙 峯覺

天台山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十一

寶珠剎 山月溪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一 靜庵 鎮

釋紹宗別號遂初上海陳氏子年十三父母

捨入里之安國寺得法於靜庵鎮法師天資

穎悟戒行精嚴初出說法於杭之長慶寺大

展玄風縑素嚮化次遷吳興慈感寺時金陵

長干守仁法師延居第一座一衆傾伏洪武

癸酉應召有事廬山奏對稱旨賜金縷僧伽

黎擢右講經無何陞右善世丁丑正月五日

示微疾端坐而化上聞勅遣中使致祭茶毘

日送者數千人徒衆奉收舍利遺骨塔于安

國寺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二 東源

釋居敬字心淵別號蘭雪學通內外善屬文

精嚴律部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

客後叅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於懺摩堂居

第一座從而講周易永樂初奉詔校大藏經

預修會典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遷松江

普照大開法席一十三載建大雄殿海月堂

三解脫門廊廡重軒精舍香積煥然新之七

衆瞻仰道風大扇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三

釋普智字無礙別號一枝叟浙江臨平褚氏

子出家於錢塘龍井寺依東溟日法師授天

台性具之學優於講說歷四大道場門風大

振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爲終老專修

淨業寒暑不輟永樂戊子正月二日微疾會

衆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嘗集註阿彌陀經一

卷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四

釋善啓字東白別號曉菴姑蘇長洲楊氏子

世爲宦族甫能言即通釋典如舊熟父母異

之知是法器捨入永茂院出家無幾雜染受

具屏跡龍山研窮大藏百氏諸史無不精究

永樂戊子出世郡之延慶寺明年應召纂修

永樂大典併教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一時

名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錢原溥輩皆爲方外

交或辯儒釋之異師曰無論聖人理同且各

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

厚本故吾儕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皆從

厚與兄弟極友愛正統癸亥示寂塔於龍山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五

釋應能偽姓楊氏實建文君也太祖之嫡孫  
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攸生時頂  
顛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  
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太祖命詠新月詩太  
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鉤誰人移上碧雲頭  
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吟  
云誰將玉指甲拍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  
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  
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大漸乃  
授以小篋封鑰甚密戒於急難方開是年  
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年明年改元建  
文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  
官禮變更太祖舊制於是諸王多不遜服乃  
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  
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昺都  
指揮使謝貴祭燕動靜遂逼燕起靖難師南  
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帝  
縱火焚宮啓太祖遺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  
剃刀袈裟縵服遂削髮自御溝出道雲遊四  
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闖入廣西橫州南門

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者甚衆所至  
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  
寺衲子雲集師爲隨緣開示一衆歡然久之  
至思恩州立于當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  
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  
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於朝賜號老  
佛命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  
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  
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  
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  
使審之師見亮即呼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  
師曰我昔御便殿曾素片肉於地汝伏地銜  
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  
供養竟卒於宮中

儒而束手待縛耶今數百年國家之鼎盛天  
下之治平者誠賴靖難之一旅耳建文事弁  
山集深言其既罹難必無出家之理既出家  
必無還宮之事楊應能牒是冒之也斯據國  
朝典故皇明通載及憲章錄思恩誌等說錄  
之固於僧傳是不可缺君子詳焉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六  
釋圓鏡汾州臨縣人早歲出家游心賢首講  
肆得悟諸經密旨常遊平陽府隰州妙樓山  
石室寺隨緣爲衆說法一日至北門瓦窰坡  
土鑿構一菴如龕燕默其中忽囑其徒曰吾  
將歸矣衆請其期曰來日耳晨興沐浴更衣  
衣焚香趺坐說偈而逝

蘇州華山沙門釋祖任傳七  
釋祖任字幻依麓亭其號也丹徒人姓楊氏  
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沉密  
不貪世緣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入龍蟠  
山依朝陽和尚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十七  
薩染十九受具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  
依非關真際遂擔簦游少室依大章和尚五

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得二師印可次游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涼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捷捷之暇即入衆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與馮妙峰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自是道價鬱歧叢林傾挹師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贊唱誘孜孜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人怪問之對曰吾乃法冠而乃境觀忽不見萬曆甲申愁錫蘇之蓮華峰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語衆曰二十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僧不得曲徇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跏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麼嘆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佛祖到來也用他不著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奉全身三日顏色自若生茶毘斂遺骨塔於蓮華峰之陰壽六十有

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北直羊山秀峰庵沙門釋明龍傳八

光

釋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也俗諱東陽嘗補邑庠諸生居常好修嗜內典二十年不問家人產雅從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澹然爲居士而北探諸名勝巨刹訪有道者德寓清苑越三寒暑登銀山法華寺從大光和尚祝髮進具尋居羊山秀峰庵名德日起鶉衣一衲不緘不襦不履諸陵中貴人多禮施弗之顧安七十二衆期千日親爲說法闡三教宗旨時休寧汪司馬道昆奉詔行邊道出諸陵期督府法華寺聞師高德乃趣一沙彌逆至見師敝衲曾不掩衿祈寒無所侵汪與督府避席禮之携入洞中坐石床與語師略舉西來意督府灑然信服汪問千日畢能作常住乎曰無常無住明日辭歸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光五色又越七日除夕集衆告曰元年元日吾當行矣汝等識字者用耳聞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禪定智慧務濟物普心即此是佛慎弗他求汝等勉之除夜既半命弟子

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乃

行元日羊山復放五色光如嚮至日中師辭

衆坐化越七日闍維復放光如嚮大衆與諸

中貴人望光對師羅拜曰佛耶佛耶願以此

光普照下土已而舍利纍然督府治塔藏之

汪公爲之銘實萬曆元年正月也

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九

釋真節號素庵襄陽人也少爲郡弟子忽宿

根內萌即辭割親愛禮明休和尚祝髮旣而

北遊京師徧參講席居秀法師座下餐餐法

喜深得賢首之印師之學富內外諸方每以

龍象推之久之負錫南還金陵出主攝山棲

霞衆逾三百教備五乘據師子座擗大法鼓

三十餘年檀施之餘拓地爲廬時殷宗伯得

琅琊大士像五臺陸公亦鑄金像悉歸師供

奉羅叅知署曰圓通精舍向由李石麓學士

盟爲方外交師闡大法不以期限嘗講法華

經至多寶塔品空忽現寶塔于座前一如經

言四衆跋觀灑然希觀中使張某奉慈聖皇

太后命至同觀聖瑞乃出尚方金縷僧伽黎

衣一襲宜慈旨賜之即於講堂之西建一浮屠以徵神化汪道昆記其事

嘉興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十百川海妙峯覺

釋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師生即穎異岐

然不凡髫時隨父入西資道場遂指壁間畫

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師慨然

曰吾願為是矣於是力求出家父母不聽至

年十三始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真祥習

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叅百

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屨徧遊叢席匍匐

叩請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

懇觀音大士祈值明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

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

對曰欲叩普門求良導耳松豎一指曰且去

禮大士却來相見師法然再拜求決生死大

事松曰子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

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參夕叩久無所

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於是苦心研究

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恍然若

雲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

本無經觀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

寒冬臘月冷如冰松頷之囑曰汝既悟教乘

異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

明松住徑山師為眾負米採薪不憚勞苦偶

行林麓間有虎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嘗

閱棗伯合論至十地品中霄隱几而坐夢遊

兜羅綿世界登座闡華嚴奧旨至于結座乃

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有一毛頭上

現虛空笑開口吐一吐下座寤白松松撫之

曰此聖力之冥被耳非惟吾道之將行清涼

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懸錫守塔三

載聞佛慧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

園亦默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

師名師遂掛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

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講夕則與同叅十餘

人敷其義趣於是眾日漸益香積不繼師陰

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怪

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

報先之盛過于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

奉以衣拂師謝還之瓣香為萬松拈出已而

子身復徑山凌霄峰為礙膺未破又力叅三

年一夕初夜跌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冰釋

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

是祖風雲嶽高峯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

趨禮萬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

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虛日開堂靈隱

門庭嚴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輩睨視不敢近

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白天然坐誣遁

餘黨皆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

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闡玄

談于大中菴三日菴災獨師之丈室歸然無

恙講圓覺疏鈔於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

於廁五臺居士因匾其堂曰涌蓮師居東禪

夜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獅忽化

為童子師故問曰爾方獅今童耶試開口童

子啓頰口如丹珠師撫其背曰爾猶獅也童

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躍入咽師驚覺

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

五臺陸公率眾命講華嚴大鈔眾常千指妙

峰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遥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即。蛻之義。師曰：天台六即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蛻蛻。十界皆蛻蛻也。非蛻蛻。上別有六。即覺曰：不然。天台六即。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物皆具。隨舉一法。六即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聖人設教。誠為汲引迷塗。若云隨舉一法。六即在焉。是為惟談世諦。成於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即置所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出鑛。似壁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於九界。一切衆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遮。那則九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蛻蛻。永無成佛日矣。一切衆生而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為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蛻蛻。容有成佛如來。何日復迷。而作衆生。金重為鑛。其失孰大覺。

曰：究竟蛻蛻。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曰理即。色相已成。方稱究竟。一界既爾。界界總然。當界而論。六即自備。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笑曰：子去做一箇究竟蛻蛻也。聞者無不高其論。吳俗尚崇事玄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禮者。師見故逆而問曰：汝奚為而來。曰：禮祖師也。師叱曰：汝身為比丘。心實外道。其玄武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謂毘娑門天王是也。彼以神力為佛外護。稱其為祖師。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謬且倒乎。遂毀其像。易事達磨之像。謂其僧曰：此爾祖師也。凡所過名蘭精舍。有事玄武三官。盡去之。俾學人專心正道。其護教槩如此也。師為人修幹。孤高性度。剛毅以傳法為己任。故禍患不避其身。而欣懌不形乎色。至于登座。則慈雲靄然。七衆無不渥其沛澤。白椎則三千炳著。八萬森嚴。室中雖不橫施。棒喝聞毒。鼓而心死者衆矣。萬曆丁亥秋。告衆曰：吾為汝等轉首楞嚴法輪。作再後開示。無復為汝更轉也。冬示疾。尤諄諄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

日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茶毘塔于徑山。  
天台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十一寶珠  
山月  
釋真清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穎異。修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為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雜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參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于下天竺。時內臣張公永慕珠道行。密奏張太后。賜紫色僧伽黎衣。以徵其德。珠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聞。吾擊磬聲。當啓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

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於吉祥豔師乃率眾延唱臨濟宗旨眾扣師室師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大即真空亦為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為聲名之境<sup>十三</sup>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怛勉之眾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觀之高風誅茆其塔前三年有荆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以楞嚴叅究荆山歎曰其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荆川留結十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為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峰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

香薰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蓋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為常課是亦精誠之所感耳嘗示眾曰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解遂令後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愆誤造深罪饒他才過七步辯若懸河不免識墮鐵城終未解脫汝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蒙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袍以寵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明禪室闡妙宗鈔百日為期時台郡王理邢某親登雲嶠而設供焉戊子歲儉羣盜蜂起相戒無敢入師之室構李五臺居士陸光祖虛芙蓉之席見招辭不赴忽謂眾曰桃源之慈雲實懶融四世孫為開山唐天寶賜額曰雲居山曰安國五代德韶國師中興為第二道場永明壽禪師剃髮之所今坐禪石永明庵故址在焉韶公常領徒五百說法此地昔螺溪寂法師請復台教諦觀亦親禮足皆此寺也今為豪民奪之將為掩骨之所竊思朝

廷千數百年之香火一旦為俗子葬地誰之罪也遂罄衣鉢贖歸之將謀興建俄雲間陸宗伯平泉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講於桐川再畢返棹嘉禾龍淵歛抱疾告門人曰夜來神人啓我為魏府子其富貴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鉢遺囑弟子如法闍維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有勉服藥石者師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日乃絕粒惟飲檀香水而已期於二十九日告終每日雖米漿不入於口與眾說無生法誨諭進修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別眾曰吾即逝矣無以世俗事累我眾請曰和尚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眾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足溫軟怡容可掬吊者無敢下拜茶毘日天色霽明淨無纖翳舉火之際忽有片雲如蓋凝覆其上灑微雨數點烟燄起時異香充塞內自殿閣僧房外自路人船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

有三色而鏘鏘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潤似琅竿猶香氣郁郁師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於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雲之南岡壬寅遷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黃撰銘

明高僧傳卷第三

明高僧傳卷第四

千四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十二人

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枯木

成丹 霞淳 千四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平江虎邱寺沙門釋紹隆傳四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潭州大馮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靈巖 徽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道心傳九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温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 大別 道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寧靈 圖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法中傳十六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十七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十八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十九 廣鑑 英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二十 佛性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曇華傳二十一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二十 二 光化吉 月庵泉 百丈震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枯木成 丹霞淳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

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

數千言十三通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

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本宗和尚薙髮受具

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十八游方因

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渡河

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

淳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

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

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忽大悟作禮

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

罪霞曰未暇打你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

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俾掌記

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寶宗輩皆叅隨

之真歇了公住長蘆招師首眾未幾出主泗

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

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酋李在抄掠境上

乃入寺眾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

諭之李在稽首魏金瞻眾僧於是方賴安

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

陀大士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

胡虜犯境虜至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

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眾號阻

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

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帥檀越

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為

書囑後事訖書偈曰夢見空花六十七年白

烏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謚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寶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赴齋於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於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且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於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醉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如葷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

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蓉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痛劄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謾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

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說偈端坐而逝享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閻維箴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筭師自兒時額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五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泉傳三

釋宗高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州奚氏即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即投慧雲齊公十七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即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筋飯皆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叅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狗舐熱油鑪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衆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

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即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即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二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謚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舍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

遊方首訪長蘆信和尚得其大畧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勤禪師語至隆讀之歎曰想口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咳耳遂至寶峯依湛堂次見黃龍死心然後叅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麼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箇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俾掌藏鑰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爲哉悟笑曰瞋睡虎耳後因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建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其上達磨讚曰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讚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蓋

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享  
達磨可謂知本矣隆能遵行而爲讚又且發  
明其道亦爲知禮者歟紹興丙辰示微恙加  
跌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

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

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直至我明嘉

隆猶有臭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瞋睡虎之

裔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老

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

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

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

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

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裕忽

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頽

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法眼

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

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

擊之裕頓去所滯待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

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

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菴於西華閱

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

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

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

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

入門便棒多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

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

風生超越古今途輒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瞋睡未惺不

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

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賓中賓裕曰你

是田庫奴僧曰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

鹵僧曰如何主中賓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裕蒞衆色必凜然

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

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

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

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筭踰月不絕黃

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

羅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

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

拜於闍維所聞香匝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

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峯西華謚大

悟禪師

潭州大瀉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

該萬有而一片虛疑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

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

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

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

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邈邈十方

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

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

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象嚇

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

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

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

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

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  
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  
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  
依靈山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穢棄去  
謁圓悟勤禪師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尚小  
叅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  
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  
元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  
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聳頭元侍者悟自讚  
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聳頭禪撞著聳頭如鐵  
壁脫却羅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  
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  
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自爾錐彩埋光不求  
聞達後為括蒼太守耿延禧暮元欲致開法  
南明物色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  
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  
曰八十翁翁嚼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  
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

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應庵華付囑院事  
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毘得五色舍利  
齒舌右拳不壞塔於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  
五十三

系曰大慧既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  
者尚受湛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  
鉗鎚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傍僧  
讀死心語便乃徹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慧  
槩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終居護國叢林稱  
為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耳簡堂機出於  
其門說法拈椎詞雄氣偉機鋒圓捷益見元  
公之垣墻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  
和尚雜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叅靈巖徹禪師  
微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  
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  
緣遠忽頓悟仆於眾眾掖之起遠乃曰吾夢  
覺矣至夜小叅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  
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

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  
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  
禪床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  
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出世初住  
阜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

十四

十三

靈隱上堂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  
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顏頂修  
羅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  
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  
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  
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  
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  
又曰即心即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  
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  
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  
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  
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  
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  
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覺心不動故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刁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

<sup>十四</sup>

<sup>十三</sup>

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

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於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

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

來道即拳破窓紙佛鑑即開門携住云道道道即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

中辨真假鑑然之襄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爲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筆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十四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筆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醉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

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刃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

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太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迷仙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十四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

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即舉槩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嶽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蒞衆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飄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

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謁諸尊宿始參龍門遠禪師以平時所得白遠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末住和州天寧紹興奉詔開山鴈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敬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豎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召宗範長老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毘凡送者均得舍利塔於鼓山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於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錘罔指一曰白悟請弗舉話待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錘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爲衆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栢子

民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憂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閣維舍利頗積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大別道

釋道元號徹菴綿州鄧氏子也幼於降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叅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

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字鑑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曰真個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靈根自發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既是龍門爲甚却被

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鉗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中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徧叅名德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兩一尺兩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

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椽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系曰牧庵既悟一心三觀即當揮塵爲台教吐氣尤以未能泯跡乃徧扣達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纜跨龍門便能傾湫倒嶽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指悟之一字不知其爲何物誤認糟粕作醍醐詆壁觀爲護教豈非師子之蟲耶故滄山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刪去蓋令學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十七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嶠山故號馬嶠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叅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利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

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靈峯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師爲開山第一代無何遷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全身於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十八

釋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遊叅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築著腳指話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

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闍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十九

釋守珣號佛燈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叅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謁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

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徙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乞還鄞南至十月四日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二十 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千四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瀉依佛性和尚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俾充侍司還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

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爲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辯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二十一

釋曇華字應庵蘄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尚畧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參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煅煉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與錐剗值悟返蜀指見帟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

曲象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泉二甘露門嘗戒徒衆曰衲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龍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東山

千四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二十二

光化吉 月卷果 百丈震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有省次謁月菴泉應菴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麟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

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  
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  
明高僧傳卷第四

明高僧傳卷第五

千五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二十七人  
附見七人

南宋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一慧  
日

龍南  
堂靜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二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三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四黃  
祥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五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六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七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八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九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表  
自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一智  
策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十二

海  
印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十三

雪  
實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十四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十五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十六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十七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十八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十九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二十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一

慧  
目能  
南  
堂靜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

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

過出家依慧目能和尚未幾疽生膝上五年

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且

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

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

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

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辨

宏放眾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

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黨

能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

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

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

宗旨無言時靦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

覺罔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

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

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

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

山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

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

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

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眾

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

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

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覺曰血濺梵

天日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

狐狸日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

你骨出日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且

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系曰覺華嚴既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

提勉便能罷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駁哉至為圓悟頂門一錘雖然魂飛要且命根未斷尚依識見呈偈遭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噫古為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燄發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纔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不亦彼此皆瞎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為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二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磔磔明日磔磔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又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忽然徹悟即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

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破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為雜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

十五

四

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你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

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僧有甚勝你處你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備且拙學佛之志既銳且勤始而迷則眸子如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於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苟使其居讀五車出窮三藏又烏有一鎚而火光迸出之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亂愈起學固博執益苛古人斥為

雜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錦心繡口之士文龍義虎之僧能為昌黎子之虛心周金剛之自返胡慮油不出麵道不我親哉所以追風逐日者非駑駘之足訶佛罵祖者豈鄙陋之夫或膠錮於見知桎梏其比量又莫若頑璞之易琢也

十五

五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三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覆然曰這小厮兒靜珍重便行後出世住東巖嘗謂眾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償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

要行鳥道玄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床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四 黃傑祥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叅黃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

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

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慧即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

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緇素出住教忠辦香爲妙喜拈出其爲知本也歟  
系曰凡爲人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录牀一先明已眼二鑒機病源若已眼未明自尚拖枷帶鎖胡能爲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未免傭醫殺人之陋所以久依爐鞴不能脫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也爲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一不自知足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爲珠若不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選佛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喜一生不自肯晚登川勤之室且階華嚴七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叅禪未曾大死一番苟非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希故遭振威一喝且下喪身失命便能對衆作螻蛄大乳豈不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狂子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曾未服醫父起死之劑且急欲爲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五

釋道顏號卍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聲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日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槩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六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闍遺教經忽省曰幾為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水為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為大僧徧參名宿歸里結庵羗峯三年嘗以即心即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與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

可來少欵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

為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

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

語喜詬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乃鳴

鼓訐其為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

曰我既為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正此耶

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

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

篋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

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

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服肘

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

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

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七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

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

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

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

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

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

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

得并圓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

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

承當曰何為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

馱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

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

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

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八

釋清旦號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即

嗜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腰

包出關擬投叢席時大瀉泰和尚住德山謁

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

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

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聞平生疑礙釋

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

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旦曰

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腳驢子弄蹄

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

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推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旦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九

釋行機自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逸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價擔登相依稍觸鉗鎚密有契證因住莞山而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個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 表自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羣幼年舍俗既圓顧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瀉恭為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恭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覷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聲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曰又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為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

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字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恁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聲播四方而不屈為恭使命未幾出主靈巖衲子輻輳拈椎豎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一 智榮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首覺勞筭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

闕與汝三十棒了也日不合起動和尚慧忻  
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  
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  
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  
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  
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  
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  
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  
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  
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  
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  
之際此為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  
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  
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  
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  
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  
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朕意亦  
謂如此帝又問莊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

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  
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如莊  
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盡方證菩提正如  
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  
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  
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  
句祖宗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  
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  
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  
俱是一時俱不是顛頂不少且截斷葛藤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  
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師命作叙流行  
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問  
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  
夜鷄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  
閏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謚曰慈辯塔曰  
智光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十二

海印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為驅烏弱  
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  
遐扣勞逸弗介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公於  
大中偶見老宿達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  
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  
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  
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  
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  
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  
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祇  
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  
在一日竊觀隣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  
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  
曰鳴剝剝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大悟  
擲隣僧即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  
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  
泄初住上封屢遷名刹詞河辯海潮涌波騰  
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涘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十三

釋妙普號性空漢州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

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詠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爲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

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飲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十五兩段乃大呼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既見佛爲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驚胡不索性去抵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明耳徧告遐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普去塞岸其水洄漩衆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住歌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

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尚聞笛聲嗚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泣競圖像事之後三日見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菴十五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十四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爲大僧謁眞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痛劄端負已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表酌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衆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纒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

回壤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十五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

謁丹霞淳與論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曰子徹矣遂爲印

可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已已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况我與之素昧平

生於是主事十五退故仲温曰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十六

釋法一號雪巢即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

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歿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

髮依十年覺心迷悶道無所入遂往蔣山謁圓悟一見器重之適悟奉旨住天寧亦在侍不契次見草堂於疎山一言之下忽爾徹其源底紹興七年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四遷巨剎最後住長蘆因慕天台形勝昕夕懷之

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處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龕跌坐別衆而逝塔于本山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十七

釋普交郡之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泥塵滓惡喧嗜潔儼似衲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爲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

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爲他懺他既非汝烏能爲懺交罔不能對大慚易服逕投泐潭足繞踵門潭即呵斥交擬申問潭即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

大笑潭下繩牀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拓開潭亦大笑於是名聞四達學者宗之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開法恐其遽去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上堂曰拙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

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者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去也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柳栗子未擔時我已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

脣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於本山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十八

釋道旻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夢吞摩尼珠遂妊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趣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宦學大梁棄依

十五

二十

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徧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馮山詰禪師無所入謁泐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為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嘘曰會麼旻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

曰是甚麼亦擬對潭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旻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于灌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被其法澤未詳厥終

紹興府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十九

釋瑞仙會稽人幼纏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披剝精習大小律藏至戒

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

十五

二十

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鑿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業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嘗問僧三箇橐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越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你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二十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穎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

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會玉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

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管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為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菴於武寧區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十五

二十

明高僧傳卷第五

明高僧傳卷第六 千六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悞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正傳二十五人  
附見十一人

南宋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一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二澄甫  
崇真

成都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三

嘉興府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四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五寂室  
元

大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六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七清  
慧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八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九溫  
慧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十善  
能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彦充傳十一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十二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十三安  
分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十四

明州天童沙門釋咸傑傳十五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十六法  
薰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十七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八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九

白雲  
海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二十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二十一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二十二

淨  
業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二十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冲傳二十四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二十五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一

釋法因姑蘇嶠山朱氏子也少汨塵俗無意

出纏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

方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慧日舉靈雲見桃

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曰不是不是忽有

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

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

微更假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廬阜三十年

不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川鶩蟻屯就其爐

鞫因亦不辭煨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

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緇白踵門問道嘗謂

眾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憂晨炊于求外務

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二澄甫  
崇真

釋蘊能號慧目郡之呂氏子也少習儒博究

經史年二十二於村落校書偶於山寺見禪

冊在几閱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

一鉢遐遊首叅寶勝澄甫禪師徵詰酬酢所

趣頗異逕往荆湖方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

繪諸公造詣益邁次抵大瀉叅春禪師春問

曰桑梓何處曰西川春曰聞西川有普賢菩

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親瞻慈相春曰白象何

在曰爪牙已具春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

床一布春曰不是能趨出一日春問僧黃菓

過後有人收得寶劔麼僧豎起拳春曰菜刀

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春喝出次問能亦豎

拳春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攔胸築曰殺

得人即休春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

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

室中嘗問崇真龜頭曰如何是你空劫已前  
面目真忽領悟對曰和尚且低聲遂呈偈曰  
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  
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  
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衆  
端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烟之所至皆雨  
舍利道俗斲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而建塔  
焉

系曰能公不過一校書郎耳纔觀禪冊便知  
落處豈非再來人乎況乃遨遊諸師之門不  
無宵禁方接大瀉眉睫即解轉身其利器固  
可知矣瀉尤未可至問收劔因緣前僧寧無  
入處而終爲揮下及能公則別有通霄一路  
乃拈莖草而作吹毛大瀉不免親遭鼈鼻一  
口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大瀉固善爲人師  
能公亦不愧爲人弟也嗚呼世之師徒實主  
相見能具此風彩作略庶不辜遊法海兩無  
遺憾不然總爲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  
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三

釋宗顯號正覺潼川王氏子也少選爲進士  
有聲嘗畫栲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  
然盈室欲汲之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  
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白公得度蕭然一衲  
隨衆咨叅一日白公問高高峰頂立深深海  
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  
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  
出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淞徧歷叢林晚  
登五祖見演和尚問未知關棧子難過趙州  
橋如何是關棧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  
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  
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見顯便問是昨日問話  
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未過得白雲關在顯  
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  
悟悟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  
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次日祖  
往舒城顯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記得  
曾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  
這漢饒舌後遊廬山回舉高高峰頂立話所  
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

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軟血之功虎  
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  
久祖鍾愛之辭返蜀祖爲小叅復送之以頌  
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  
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歸昭覺白公尚無恙  
再侍之聲譽藹然初出任長松次主保福大  
張爐鞴煅煉四方學者故龍象多出其輪下  
焉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四

釋法常開封人即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  
七年始解塵縛遐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  
嚴軾公剃鬚髮受田衣見者獅王居必寶社  
非法不言異軌弗顧深慕大乘不斥小教一  
日閱首楞嚴經乃廓爾義天淵通法海自是  
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叅謁雪  
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翰牋未幾請令首衆  
爲僧入室大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衆緣室  
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  
語衆曰吾一月後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  
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

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旣語迥  
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踏  
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  
鴻飛去書畢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五 寂室光大圓

釋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也生而聰敏卓  
邁羣兒不樂世華潛思寡廓幼依護國楚光  
落髮授以僧儀一鉢蕭然研窮三藏首造國  
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次往明州謁萬壽大  
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曾見智者麼

曰即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  
面蹉過圓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  
日辭圓門送之拊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  
實策敬諾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尚道由雲  
居風因雪塞路無客進履越四十二日午聞  
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之門牛獨指策曰  
何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  
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  
在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斬然超出佛  
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後奉旨住雙徑大弘

典牛之道四方學者鱗布蝟集將示寂時為  
文以祭自危坐傾聽至云尚饗為之一笑後  
兩日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  
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泊然而  
逝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六

釋道樞號懶菴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  
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  
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  
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  
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  
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  
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二病自忘問答之  
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  
為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  
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  
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  
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  
永安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七 清慧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誥  
竺墳過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玄  
途無不挾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  
飯而飽餐潛踪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  
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稔一日歎曰大丈夫  
當以眾生為急溺是胡為遂携錫燕都徧歷  
禪寺隨緣演化七眾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  
布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  
儲慶寺於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幻若天  
宮慕師道價降旨請為開山第一代說法賜  
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百萬為僧尼  
次年詔迎梅檀瑞像供養于寺之積慶閣皇  
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算光  
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  
百官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諡曰佛覺祐  
國大師次年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  
號佛智護國大師命登國師座特賜金縷僧  
伽梨衣并賜異瓶鑪寶器金主后妃太子頂  
禮雙足奉服法衣其震丹國王致敬沙門古  
所未若於是時也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八

釋有權號伊菴臨安昌化祁氏子也髫齡出家十四得度篤志勤勵博究羣章十八知有向上一著殫力參求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權入室請益菴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隣僧以手觸之頓然大悟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權於是深自韜晦寄跡湖湘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菴或見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庵出主道場召權分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甌甌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猛

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師曰道無橫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眉雖然如是忽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極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而逝茶毘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無數而建塔焉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九 慧溫

釋德昇號頑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稍長夢醒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眾以義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輒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法省要之旨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昇將擬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叅三年方領前旨入闍鼓山禮觀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

竹庵應聲曰閑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蘿菴產于福州鄭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未幾因竹菴謝事自以胥次而未灑然又謁高庵悟南華鳥草堂請諸耆宿皆蒙賞音會竹庵遷闍乾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幟為一方良導也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十 善能

釋自圓號普雲綿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卸欲枯如魚脫網入法苑似鳳棲梧十九試經得頌祠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參遊四眾咸推英俊徧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觀繪壁問胡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即

笑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  
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  
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歧栗棘蓬高庵遣  
侍佛眼眼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高庵嗣法  
門人其族嚴陵未詳姓氏一日高庵普請擇  
菜次庵知其緣熟忽以猫兒擲能懷中能擬  
議被庵攔胃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  
歷侍既久德馨遠聞縑素傾心天人擁出住  
持福州中際大闡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十一

釋彥充號宥堂杭之於潛盛氏子也幼即慧  
性朗然善根內著生而知有願脫塵羈遂依  
明空院釋義堪薙髮五夏學律一鉢孤征逕  
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林顏示  
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  
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謁陳所見解東  
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覺中也彥盡  
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專注一心精勤叅  
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打草祇要蛇驚耳次

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彥  
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  
汝手裏也彥擬開口驀然被林攔胃一拳頓  
即大悟汗流浹背點首言曰臨濟道黃蘗佛  
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爲人須爲徹殺  
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  
之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十二

釋真慈號元庵潼川李氏子也總角即慕空  
寂好遊伽藍懇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圓頂  
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耽嗜  
貝文徧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  
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  
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  
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  
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  
錫圓通時已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  
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  
然隨聲便喝以手指曾曰佛亦是塵復呈頌

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  
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  
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  
珊瑚枝上清風起已庵頌之於是聲揚四表  
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者大屠龍之手  
焉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十三 安分

釋安永號木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質  
行止肅然身汨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  
標物外聞有別傳之道乃謁懶菴禪師於雲  
門入室之際菴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  
喝永倏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  
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麼說  
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  
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  
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菴主少  
與永共肄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菴不契辭  
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

聞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個事  
掛胃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  
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  
伽黎衣自爾不規所寓後菴居劔門化被嶺  
表學者從之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十四

釋曇密號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即英敏穎  
異匪凡幼失蔭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  
道榮研窮竺教十六圓具足戒登大僧籍大  
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  
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  
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  
不若更衣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  
聞大慧唱道徑山腰包禮謁又訪雪巢一此  
庵元諸公皆無省發於是從閩而之泉南投  
教忠光和尚俾職維那聞忠舉香巖擊竹因  
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玄沙未徹之語對酌  
無滯始囑曰子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  
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嘗登座焉出世奉  
詔住持淨慈大弘教忠之道戶外之履常滿

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十五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  
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  
進具徧叅知識最後謁應菴華和尚於衢州

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

盆應庵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  
門相從今四載微詰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  
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  
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  
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  
向上關候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辯南北不  
分如何是向上關候子何異開眼尿牀我有  
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干手大悲摸索不著  
老僧今日布施大眾去也良久曰達磨大師  
無當門齒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個復  
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個迷悟兩忘糞掃堆  
頭重添搯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  
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拄  
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峰和尚示眾云老僧

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  
問如何是和尙有老婆心峰曰問凡答凡問  
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和尙無老婆心峰曰  
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我當時若見  
他恁麼說好向他道你若自瞥地去自然不

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

這個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  
破面皮不免對眾納敗闕一上定要諸方檢  
點明白乃召眾曰這婆子住處深穩水泄不  
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這僧孤身  
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頭到底自  
無涓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若  
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在今老僧與麼提持  
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  
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卓拄杖曰盡大地喚作  
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  
兩頭俱透脫得了淨裸裸赤洒洒不可把達  
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  
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  
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在師曰劔去久矣方乃

刻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十六 法薰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  
叅祖道夜不安寢一衲隨身聞密庵大弘臨  
濟之宗遂腰包叅謁密庵知是大器深加錘

拶一日密庵上堂示衆忽有省後密庵住靈  
隱命師分座偶有道者問曰猢猻捉不住時  
奈何師曰用捉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  
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師說偈曰見猶離見非  
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

知誰識老瞿曇時有石田法薰叅師舉世尊  
拈花迦葉微笑話詰之薰對曰焦磚打破連  
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頷之後出世爲嗣  
法焉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十七

釋崇岳字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也隆興二  
年得度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叅方最久後  
謁密菴傑和尚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菴還靈隱  
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江澄照次居

江陰光孝鏡之薦福明之香山寧宗慶元三

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之東庵

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語示學

者曰有大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又曰開口

不在舌頭上貽囑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

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十六警轉玄關佛祖罔措

加跌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塔全身于北高

峰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八

釋師範字無準蜀之梓潼雍氏子也年九歲

依陰平山道欽和尚出家讀書過目成誦南

宋紹熙六年始腰包遊於成都正法寺請益

堯和尚坐禪工夫堯曰禪是何物坐的是誰

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因提前話有省

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何處人

曰劍州又問帶得劍來麼師便喝佛照笑曰

這烏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雜髮故人目之

曰烏頭子破庵居靈隱師侍次時有一道者

問破庵猢猻子捉不住奈何破庵曰用捉作

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言下大悟未幾

同月石溪公遊天台鴈宕時雪峰雲和尚住

瑞巖留師分座夜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與

師次日明州清涼寺專使迎師方入院見伽

藍神牌書茅姓然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

三年遷焦山次雪竇又奉旨領主阿育王久

之補雙徑無何召入大內修政殿說法稱吉

賜金襴衣加佛鑑禪師之號師住徑山其殿

宇兩遭回錄皆兩復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築

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

數百步結庵爲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藏

朝廷所賜御翰師之先世居蜀遇亂絕嗣乃

於山中設祠祀俗之祖父事聞於朝賜額曰

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祐戊申乃築室明月

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疾作遂升座

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

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

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

丈十五日集衆親書遺表遺書數十言而與

客言笑諧謔如平時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

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



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  
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二十二淨業

釋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叅倦遊出  
世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閬紹興

中集衆說偈曰八十年中常浩浩宏開肆皆十六

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不是山僧收舖早

言訖端坐而逝茶毘舍利無筭時有淨業和

尚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

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師感歎

棄家爲僧力叅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

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二十三

釋法全字無庵崑山陳氏子生有偉質温粹

不凡幼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爲僧參請精勤

志明大事一日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於柱

忽大悟傍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自

此徧遊名山叢席道價日益乾道中將示寂

衆求遺偈師瞪目下視衆又請遂援筆書無

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于金

斗峰

臨安徑山沙門釋 冲傳二十四

釋 冲字凝絕武信長江荀氏子也首叅杭

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立旨出世嘉禾之

天寧次遷蔣山雪峰無何奉旨任四明天童

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

師爲開山第一代允之未赴宋理宗降勅命

主杭州雙徑師謂衆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違

徑山之命則不恭既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

法遂愴然就法華開堂月餘即卸旨登徑山

於是一衆響合歡聲若雷臨入滅乃手書記

叙得法之由上堂說法辭衆入方丈囑後事

至夜分正坐與衆論道移時蛻然而逝當理

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世壽八十二僧臘六

十一茶毘舍利瑩然弟子分塔二處一于本

山菖蒲田玉芝菴一于金陵玉山菴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二十五

釋德富保定易縣謝氏子也年七歲力求出

家父母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真空和尚

雜髮受具戒力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

自是名播叢林宋皇慶初萬山壽和尚奉旨

大興水陸齋會請師開堂說法七衆咸集師

方升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徧照空際

現諸瑞相良久方隱聞于朝廷賜通辯大師

之號併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頂出

照耀四達茶毘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明高僧傳卷第六